

领域法思维推动高校法治教育的革新探析

王霁霞¹, 姚国荐²

(1.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2.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领域法思维是一种新兴的法治教育思维, 其核心在于问题导向, 并通过开放、跨学科的模式, 提供实用而有效的法治教育。然而, 这种新兴的法治教育方式在凸显其优势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对现有的法治教育模式产生冲击。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问题导向这一关键要素, 在新的法治教育模式中协调领域法思维与传统的部门法思维, 使二者相互补充, 构建起全新的法治教育理论框架。在实践中, 需将领域法思维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法治教育, 将其与课程思政中的法治内容、专业课程的法律课程以及第二课堂的法治实践有机融合, 实现全面而系统的高校法治教育革新。

[关键词] 领域法学; 法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5) 01-0019-07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1]。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法治建设离不开法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新时期以来, 我国的高校法治教育取得了较大成就, 为新一代青年的学法、守法、用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以“思想道德与法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代表的思政课法治内容, 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法治思维水平。

但高校法治教育中的一些固有问题依然存在。其一是教学内容陈旧。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落后于法律的订立、修改、废止、解释和编纂, 部分内容缺乏时效性。部分教师的教学案例更新较慢, 难以适应当今的法律和社会现状, 不利于学生的法理理解、法律应用和法治思维的形成^[2]。其二是知识内化困难。以法律知识为核心的法治教育往往体现为“普法”或“宪法教育”的形式。选取的部分法律知识离学生生活和未来的工作较远, 难以真正触及学生关心的问题, 无益于学生的法治实践^[3]。记忆、背诵粗浅的法律知识对学生形成法治精神助

力较少, 对法律术语和专业名词的考试也难以有效帮助学生内化法治思想。如何在学习法律知识和形成法治精神之间构建桥梁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三是缺乏足够的开放性和拓展性。公民的法治教育是一项持久性的工程, 高校法治教育在受教育者的一生中应当是接力点而不是终点。法治教育不仅仅是教学生不犯罪, 更应当指向学生未来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 高校法治教育应当保持适当的学习难度, 引导学生理解某个条款和案例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意义, 帮助学生理解法律、形成法治精神, 并把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应用于未来的人生。

“领域法学”是一种区别于“部门法学”的法学研究方法, 强调法律的领域性和系统性, 关注法律在特定领域内的适用和发展, 更关注法律在特定社会、经济或文化背景下的运作。传统的部门法学因社会分工而产生, 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不断细化, 诞生了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二级学科和与之相对应的诸多三级学科。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加快发展, 界限分明的部门法学开始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部门法学框架下查缺补漏的速度明显慢于新问题出现的速度。因此“领域法

[收稿日期] 2024-09-18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支持项目“推进大学生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育人路径研究”(BJSZ2023ZC79)

[作者简介] 王霁霞(1978—), 女, 广东湛江人,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治教育、法理学。

学”的概念逐渐得到了学界重视,并诞生了环境法学、医疗法学、信息技术法学、数字法学、体育法学等新的领域法学分支。“传统部门法十分重视体系、逻辑,故而不将调整重心置于一般情形,放弃对特殊情形、具体问题的直接规定,制度规范通常也相对原则而抽象。”^[4]部门法学所面对的危机同样也是传统部门法学指引下法治教育所面临的危机,这种抽象的特征使得基于部门法学而建立的法治教育体系更像一座供人仰望的“法律宫殿”,而非人民群众身边随时可以使用的“法律工具”。改进部门法学框架下法治教育的传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教育新路径,成为了新时代高校法治教育工作者必然面临的任务。

一、领域法思维法治教育的特征

部门法学重视法律体系的建构,体现了法律体系和法律语言的抽象性。领域法学以问题导向为中心,重视法律在具体问题上的作用,体现了法律的实践性、开放性。依照“领域法”范式所生发的思维模式,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发展^[5]。

(一) 以问题导向为中心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6]领域法思维最大的特点是问题导向。区别于传统部门法学严格地分门别类,领域法学体系因实际问题而产生。传统的部门法学依赖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界定研究内容,但在现实生活中,公民需要面对的是实际的法律问题,绝大多数实际的法律问题也贯穿于多个法律部门之间。领域法思维可以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拥有分析把握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的能力,再去寻找具体的法律部门来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由此避免了在具体法律问题出现时,因对陌生法律领域的法律条文缺乏了解而导致难以有效解决问题。

领域法思维的问题导向特征,对高校法治教育的具体教学也提供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一是情绪维持更加积极。与传统的知识性、名词解释式的法治教育相比,研究和讨论具体的、行业性的法律问题,可以与学生日常学习的专业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法治教育。第二是教学互动更加有效。传统部门法思维的法治教育常常存在教师在课堂上单方面灌输的问

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与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对称。教师以基础知识作为支撑,借助备课、资料收集等多种渠道形成了知识的制高点。而学生由于基础知识的匮乏和预习的缺失,形成了知识的洼地。因此在课堂教学上出现了知识上的“低地效应”,即课堂内容由高地:教师向低地:学生的单方面灌输,师生双方在课堂上难以实现有效互动。而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内容交叉了法律专业和其他专业,特别是广泛涉及学生自身所学的专业。在教学互动中,教师有法学专业知识的发言权,学生有其他专业知识的发言权。二者能够在同一平台对话,对同一问题进行多角度地分析阐释。同时也可以为学生设立冲突情境,引发其对法治知识的反思和深入思考,引导其构建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并鼓励其自发性、持续性地理解问题。

(二) 以综合开放为基础

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是整体主义的法治教育,有利于解决法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整体协调问题。《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规定高等教育阶段法治教育的目标是普及法律知识、培育法治观念、践行法治理念,实现知法、守法、用法的统一。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一部分的法治教育,需要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

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将重点锁定在某一社会现实领域,而非某一具体的法律部门,天然具有综合性。学生在领域法思维的框架下学习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必然要应用社会性的综合知识和多法律部门相协调的法律知识。这种学习方式能够加强高校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把学生置于社会实践的场景中学习具体的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而非在课堂上学习抽象的法律知识再应用于社会实践。领域法思维的开放性赋予了法治教育更为强大的能量,把法治教育独立的“单兵作战”提升为运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集团作战”。并为法治教育的学习内容开放了“接口”,使社会热点和学生重点关注的问题以更及时、有效的方式助力法治教育体系,实现思政课进一步的内涵式发展。在此基础上,法治教育更能够充分履行思想政治教育建构意识形态的任务,树立学生在日常生活和未来工作中的法治意识,加强学生对社会制度的认可,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 以实用有效为优势

其一是有利于学生解决法律实务问题。当前我国高校法治教育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学生缺乏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研究发现: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守法意识,但维权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7]。较多学生在学习法治教育内容并通过终结性评价考试之后仍然解决不了实际的法律问题。面对合法权益的损失,高校学生较少使用司法救济、仲裁救济等法律救济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甚至引发恶性案件。除“慎诉”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外,法律实务能力的缺失也是学生难以拿起法律武器的重要原因。部门法学的法治教育立足于具体法律部门的具体法律知识,学生在背诵、记忆之后难以结合法律实例有机掌握,在考试结束后大概率遗忘。领域法思维下的法治教育立足具体领域,先分析法律实例,后引入法条。学生能够通过问题链的建构抽丝剥茧,有机掌握法律知识,从案例中来到案例中去,做到“学一个案例,用一个案例,会一个案例”。

其二是有利于教师针对性地把握学情。法治内容的学习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的过程。高校大学生在学习法治内容时,并非是“一张白纸”的全面空白状态,而是有着自身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能够体现其年龄段的思维特征。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有一定应用法律的能力,学生在领域法学的框架下,进行案例式的学习,辅之以结合自身专业背景的分析,教师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学生是否采用合法的方式、正确的法律条文处理问题。进而系统地把握学生的法治精神形成进度,做到既讲知识,又讲道理,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其三是有利于教学评价的精确性。《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法治教育的目标:1)进一步深化对法治理念、法治原则、重要法律概念的认识与理解;2)基本掌握公民常用法律知识,基本具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3)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法治教育的教学评价应当紧紧围绕以上三个目标而展开。高校现行的终结性评价体系对以上三个目标的评价具有表面性,难以真正把握学生的法治能力和法治思维状态,需要评价体系的更新以弥

补这一问题。而以增值性评价体系为代表的新兴评价体系必然需要学生在被评价时发挥更多主观能动性,促使评价方式从传统的以试卷评价为主的形式,转变为分析具体案例时的综合能力性评价。

二、领域法思维下高校法治教育的矛盾与协调

尽管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有着诸多优点,也是未来法治教育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惯性等诸多原因,其仍然存在着和现行高校法治教育体系相协调的难题。因此,需要思考如何把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合理、有机地融入现行高校法治教育体系。

(一) 领域法思维对当前思政课法治教育模式的挑战

其一是对教学内容的挑战。2023年版《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法治模块的内容共有4讲:第一讲涉及法律的起源、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的基本问题。第二讲关注的是全面依法治国和中国的法治道路。第三讲是宪法的形成、地位和与现实的联系。第四讲是法治思维的作用、大学生的法律维权以及大学生如何提升法治素养的问题。当前思政课教材的法治模块存在四个“不协调”:首先是法理内容和法律实务内容的不协调,法律实务内容较少,实用性较低。其次是《宪法》和实体法教学内容比例的不协调,学生对实体法内容的学习有限,实体法对法治教育的贡献度较低。此外,还有理论与案例占比的不协调,学生的法治观念较为抽象,缺少具象化的应用场景。这些问题可以借助领域法思维的转型而得到合理解决。

其二是对教师梯队的挑战。我国法治教育领域长期存在教师队伍建设的問題。一方面,当前法学专业出身的思政课教师数量较少,专业性不足^[2]。教师难以凭借自身的教育背景满足学生更高的法治知识学习需求,较难自如地带领学生进行开放式的案例讨论。另一方面,部分教师的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不够,领域法思维下的法治教育对于教师的学科兼容性要求较高,对教师能力提出较大的挑战。此外,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与时代高度同步,对教师的案例更新能力要求高,需要教师保持敏锐的信息接收度,把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热点和各领域的前沿进展更新进入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因此,在新的法治教育实践之下,教师需要打开思路,与学

生积极互动,降低对课本的依赖程度,拓展自己的知识和思维。

其三是对法治教育集成性的挑战。领域法思维下的法治教育注定不能在思政课内部“孤军奋战”,需要与思政课的“第二课堂”以及学生的专业课高度联系。长期以来,“第二课堂”更加侧重于传导政治思想,调节学生的政治精神生产。在保持“第二课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同时,也需要通过“第二课堂”高质量推动法治教育,以助力学生法治观念的发展。当前,大多数高校的专业内部开设了一系列的法律专业课,但与思政课的法治教育联系并不紧密,没有形成合力。学生较少将思政课法制教育、课程思政法治内容、专业课法治教育的内容相互贯通,进而难以形成清晰的法治思维和知识体系。

(二) 以问题导向统筹协调新法治教育

以问题导向统筹协调新法治教育,要协调好横向和纵向、宏观和微观两组关系。

第一组是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横向发展要注重广度,做到“横向到边”,从案例中析出的知识点要全面涉及相关的部门法,避免“一叶障目”,充分拓展学生的法制视野。在存在跨法律部门知识点的案例中,更要避免专注于某一法律部门而忽视其他法律部门的学习。但更要避免“贪大求全”,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把握案例重点中的核心法律问题,做到“纵向到底”,深入把握案例的最核心法律问题。例如,在对隐私权保护案例的分析中,既要横向把握其中蕴含的《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知识,又要纵向把重点放在某一案例最直接关联的法律部门上,以求深入探析其中的法律细节。这样,既能做到充分的跨越式资源整合,又能做到对某一案例法律细节的深入理解。

第二组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层面要求加强顶层设计,从整体上考虑法治教育的目标、策略和效应,包括法治教育政策的制定、学科资源的分配、教材的建设等。在规划法治教育任务时,也应当充分考虑法治教育的实际,使部门法思维有效促进法治教育的进步。微观层面则要求从每一个学生出发考虑法治教育的实践路径,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都能在法治教育中“有所思”“有所为”“有所得”,进而充分受益。利用好模拟法庭、“法治周”、学生法治宣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等诸多平台,让每一个学生因人而异的从熟悉的领域挑选相关的法治知识点,从本领域出发,提升法律能力,构建法治思维。

(三) 形成两种思维相互配合的法治教育理论

在法治教育中倡导领域法思维,绝非在教学中把所有法律问题都混为一谈,而是要接受过法治教育的学生有能力把法治思维融会贯通,把法律知识学以致用。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和部门法的学习也并非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通过领域法思维加强部门法的学习。部门法思维的优势在于能够赋予学生充分的法律实用性、规范性基础,领域法思维的优势则在于能够体现法治的思想理论深度。因此,二者的配合尤为重要。

第一,构建理论框架。法治教育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为核心,构建一套同时包含领域法思维和部门法思维的理论框架。在这套框架中,领域法思维强调法治的普遍性和内在逻辑,而部门法思维则关注法律规范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可适用性和操作性。通过理论框架的构建,打造一套更符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法治教育体系。

第二,整合知识体系。领域法思维和部门法思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关系。领域法思维提供了宏观的视角来理解法律规范的普遍适用性,而部门法思维则提供了微观的视角来深入探讨法律规范在具体领域的实际运用。整合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键在于,学生需要在理解法律普遍原则的同时,也能够关注到法律规范在具体情境下的应用。这要求法治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律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法治能力,使其能够将法律原则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法律规范的指导意义,又能够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这种知识体系整合的法治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一个宏观和微观双层次的法律视角,为其未来成为能够适应不同法律领域要求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成员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培养逻辑推理。逻辑推理能力是连接领域法思维与部门法思维的桥梁,有助于学生在理解法律规范的同时,掌握法律的应用方法。逻辑推理能力在整合领域法思维与部门法思维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它不仅是法律分析的基础,也是连接法治原则和法律实践的桥梁。在法治教育中,逻辑推理的培养旨在使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和应用法律规范,进而在实际法律问题解决中展现出接受过法治教育的

专业性。这种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法律知识,还要能够通过逻辑推理,将抽象的法治原则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例如,通过对法律原则的逻辑推导,学生可以理解某一法律规定在特定情境下的适用性,从而在实际法律实践中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这不仅增强了学生对特定法律领域的深入理解,也促进了领域法思维与部门法思维的相互渗透和补充。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将学会如何将分散的法律事实和规定,通过逻辑推理整合成一套连贯、系统的法律分析框架,从而在更高层次应用法律和理解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第四,培育法治思维。学生不仅要理解法律规范,更要能够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分析。通过领域法思维和部门法思维的结合,学生能够从更高的层面审视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而提升法治思维能力。法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法治价值观的内化。应当引导学生通过更深层次的思考,形成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正确理解和尊重,将法治价值观转化为个人行为的内在动机。法治思维的培育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法律背后的价值、原则和目的的深入探讨。这种深层次的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超越法律规范的字面意义,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以及法律如何体现和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通过这样的批判性分析,学生能够形成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和尊重,认识到法律不仅仅是一套规则和程序,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工具。同时,法治思维的培育还要引导学生将法治价值观内化为个人动机。这不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的遵守,更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和道德自觉。学生通过对法治价值的深入理解,能够将这些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都能够自觉地维护法治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

三、领域法思维融入高校法治教育的关键环节

(一) 充分贯通思政课与课程思政的法治教育

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格局是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大学所有课程都承载着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功能。课程思政作为“三全育人”格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各门课程,包括理论知识、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以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教育,应借助领域法思维,把法治教育积极融入课程思政,拓展教学渠道。

课程思政建设存在“怎样挖”“如何融”和“怎样建”的三大问题^[8]。

首先是“怎样挖”。课程思政的内容应当来源于对原本课程内容的挖掘,而非是思政课内容的移植和灌输。如果仅仅把法律知识生硬地塞入原本的教学内容中,则起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会破坏原本学科的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领域法思维的变化则是视角的转换,通过视角的转换,利用部门法思维的概括性,从容发现课程内容当中的法治元素,找出本领域常见的违法案例,从而在专业课学科内容中挖掘到法治要素。

其次是“如何融”。在挖掘到专业课教学内容的法治要素后,需要结合部门法思维的特点将其融入课堂。法治元素在同一个教学单元中必须实现分层次的整体融入,以起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而非把大量碎片化的法治内容分散至各个教学单元。在专业课的备课研讨中,教师应当制定基于本领域视角的总体法治课程思政方案,从知法、守法、用法出发,把本领域常见的法律规范要点分阶段介绍给学生,为本课程量身打造法治教育的课程思政方案。在课堂教学中指明法律要点,在作业论文中贯彻法治思维,在实验实训中锤炼法治信仰。通过这样的融合,既能提升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又能提升专业课课堂的丰富性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最终使学生真正有所得。

最后是“怎样建”。一方面是内容建设的贯通。当前高校思政课的法治教育内容存在抽象理论过多、实际案例较少的劣势,这主要是受到思政课教材容量和教材比例的制约。但以领域法思维为通道,实现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法治教育内容的相通是可行的。应当在思政课打好法治知识的基础、普及领域法的问题导向思维,在专业课中通过案例进一步深化法治知识、实践本领域的法治思维。另一方面是秉持双向开放的理念。专业课要坚持开放性的课程思政,思政课的法治教育也要向专业课“取经”。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应良好利用课程思政的交流平台,在领域法的框架下互通有无,相互

引进法治教育专业知识和本领域内案例,共同制定法治教育方案。

(二) 以问题导向统筹思政课与专业课的法律课程

纵观现今大学的课程体系,对学生法治素养的培养并不仅仅局限于思政课,各专业的法律课程也是法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很多实践属性较强的专业已经将相关专业涉及的法律知识开设成学生的必修课。例如物流管理专业开设了“物流法律法规”课程;旅游管理专业开设了“旅游法律法规”课程;部分工程类专业共同开设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课程;医学院校也普遍开设了“卫生法律法规”等课程。这些课程以行业为范围,筛选了本专业的相关法律问题,是领域法学法治教育的重要资源。

但长期以来,各专业课的法律课程与思政课缺乏互动。思政课主要关注“宪法”、法律体系、法治原则和公民对待法律的态度等原则性内容,各专业课的法律课程则主要是关于具体的行业内问题和相关专业案例。二者本为互补关系,但因为相互联系不足,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利于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和形成法治素养。

在领域法思维下贯通思政课与专业课的法律课程,需要加强教师之间的相互沟通和教学内容的对接,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将行业内部存在的法律问题提炼出来,作为法治教育课题中讨论的问题。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之间的沟通要坚持互通有无的原则,寻求差异化交流。开拓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视野,让思政课的法治教学更接地气、符合实际。同时也能够让专业课教师更加深入社会主义法律理论,坚定法治信仰,提高其教学能力。除此之外,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也要共同更新理念,加强交叉学科的科研协作,共同分享教学科研资源。

教学内容的对接应注重教学体系的协调。思政课法治教学重在“导”,其主要发力点是重引导、打基础。引导学生了解宪法和法律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引导学生用领域法的思维思考问题。以常见的法律知识为基础,巩固学生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信仰,让学生学会用领域法的思维思考问题,学会筛选领域内的法律手段和法律条文解决问题。专业课法律课程重在“精”,要重视研细节、钻核心。要借助领域内的优势,把领域法的实

际问题落实、学透。在使学生成为拥有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公民的同时,又能成为本行业内的复合型法律人才,进而涌现出一大批物流法治人才、旅游法治人才、工程法治人才、医学法治人才等各领域的法治人才,真正打破专业壁垒,解决各领域法治的实际问题。

(三) 以实用有效为原则协调思政课与第二课堂的法治实践

如果学校的法治教育局限于“象牙塔”,当学生毕业走出“象牙塔”的时候,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水土不服”,学生会陷入对自己曾经学习法治内容的怀疑,逐渐消解其在学校建立起的法治信仰。因此,在学习法治思想的时候,要以社会为背景,使社会实践有机的参与到学生构建法治信仰的过程中,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常规的法治教育法理性强、抽象性强,存在大量与实践相结合的障碍。领域法思维的法治教育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自然具有实践的属性,适合开展第二课堂建设。当前,法治教育的第二课堂建设普遍存在着“法治社会资源闲置”“法治教育‘桥梁’虚设”和“法治教育空心化”的三大难题^[9]。

首先,要结合各行业、各领域的特色,盘活法治教育的社会资源。积极利用行业内资深律师、主管司法部门等诸多社会资源,利用思政课的相关实践学时,结合行业内典型案例为该行业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开设“第二课堂”学习平台。让学生真正走进本行业,直面行业内的一线工作人员,在本行业内部的工作实践中学习本行业的法律知识。在学生毕业之后,也能够有更多经历过优质法治教育的毕业生补充进入行业当中,切实提高行业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真正实用有效的营造“八五普法”所倡导的“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10]。

其次,要积极利用党组织的协调优势,架起法治教育第二课堂的桥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利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加强学校党组织和行业内党组织的顶层设计协调。思政课是党的“传声筒”,行业内的党组织也义不容辞地担负着培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责任。因此需要实现思政课与行业内党委的联动,依靠党的领导架设起法治教育第二课堂实用有效的桥梁。

最后,要避免“空心化”,把法治教育落在实处。领域法思维的最大特征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的也是社会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学生应当在第二课堂中真正做到发现问题、确定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最终实现解决问题。以上这些环节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长期探索、久久为功,真正找到一条在行业中贯彻领域法思维法治教育理念的 second classroom 之路。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5.
- [2] 崔博, 张琤. 刍议高校思政课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 (24): 39-42.
- [3] 李玲.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44 (15): 42-46.
- [4] 侯卓. 领域法的体系构造与价值定位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5): 254-269.
- [5] 刘剑文, 胡翔. “领域法”范式适用: 方法提炼与思维模式 [J]. 法学论坛, 2018, 33 (4): 78-86.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291-292.
- [7] 刘宗珍.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完善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22 (4): 15-24.
- [8] 马福运, 张晗. 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指向及破解路向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11): 119-126.
- [9] 刘小甫. 法治教育的现状、困境与策略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3 (23): 12-14.
- [10] 中央宣传部, 司法部.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年) [N]. 人民日报, 2021-06-16 (1).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Explo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in Legal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Driven by Domain – Specific Legal the Thinking Mode of Field of Law

WANG Ji-xia¹, YAO Guo-jian²

- (1.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Domain – specific legal think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field of law is an emerging approach in legal education, characterized by its problem – oriented focus and its open, interdisciplinary model aimed at providing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legal education. The mode focuses on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helps provid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legal education. However, while this innovative approach highlighting its advantages, it the new mode of legal education inevitably impacts the existing legal education model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fully leverage the problem – oriented element the key element of problem orientation, coordinating to coordinate domain – specific legal think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field law with that of traditional departmental legal thinking department of law in the new legal education model to make them complementary and to construct, so that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onstruct a nove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leg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domain – specific legal think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field law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legal education with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bining it organically with the legal content in curriculum ideology curriculum – based political education, legal courses in professional curricula, and legal practice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es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im to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novation in legal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Domain – specific legal studies field of law; leg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